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二八六三號 校刊 非賣品

#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三三

創發人	張人	社副	張人	編印	張人
社長	潘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副社長	鄭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編輯	張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編輯	張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編輯	張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編輯	張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編輯	張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編輯	張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編輯	張人	社編	張人	編輯	張人

## 新聞系創立廿週年慶祝茶會

### 明午假新聞館舉行

#### 由潘維和校長主持

(本報訊)新聞系為慶祝建系廿週年，將於廿二日下午二時，假本校新聞館舉行慶祝茶會。茶會由校長潘維和主持，並邀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理事長馬星野致詞，新聞界首長頒贈新聞專業獎學金。活動內容如下：

(一)新聞傳播系列講座：五月廿二日下午三時至五時，歐陽醇教授主講「新聞教育與新聞傳播事業」，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至五時，顏伯勤教授主講「廣告發展對社會的影響」，六月十九日下午三時至五時，楚焜秋教授主講「國內電視的幾個問題」，六月廿六日，文工會周龍主任主講「政治發展、經濟成長、社會變遷與文化傳播」。

(二)新聞週：自五月廿三日至五月廿九日，將舉辦優良電視節目展、優良廣告節目展、電影欣賞(大陰謀、惡意的缺席)、系友

## 本校經濟研究所今成立

### 經濟景氣研究中心

(本報訊)本校經濟學研究所定於(廿一)日成立「台灣經濟景氣研究中心」，成立大會由該所所長張果為主持，潘校長並將蒞會頒發狀，會中亦邀請德國名經濟學家 K. Kreine、王作榮、王師復、歐陽正宅等，蒞會作專題演講。另有畢業校友及在校生共近百人參加。

該研究中心成立宗旨為致力於台灣經濟景氣預測之研究，結合校友及國內對景氣預測有研究的學者，按月發表預測結果，為政府及工商界提出經濟動向預報，以掌握機先。

## 中山學術文化獎

### 廿五日截止申請

(本報訊)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為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即日起接受文藝創作、學術著作及技術發明三項獎助之申請，至本月廿五日截止。

文藝創作部份共分兩項：(一)提倡固有文化之文藝創作，包括詩詞歌曲辭文、國畫、書法；(二)新文藝創作類有詩歌、散文、小說、傳記文學、兒童文學、劇本；等十一種。

每名得獎者，可獲新台幣十五萬元、國父像獎牌一座及獎狀一張。

該項獎助之申請，須經國內文藝團體機構或公立大專院校校長、院長、系主任負責推薦，或由該會審議委員主動推薦。

學術著作獎助部份：凡已出版或在海外著名學術刊物發表之學術著作，經學術機構向該會推薦。(私人申請，概不受理)

通過審議委員四分之三投票同意，即可獲領十五萬元獎金；或作品獲入選，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者，再由各該代表直

## 社團消息

△農村服務隊定於明午一時至六時假士林區農會二樓會議室舉行「刊物編輯、美工研習」。

另，同日下午七時至九時於該地舉行第十次「室內園藝」講授，題目為「葉脈標本及乾燥花」之製作。

△華岡同濟社定於明(廿二)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西湖國小舉行「安全教育育樂營」，此活動目的在於使學員增加消防知識及各項傷害之預防處理，屆時伙伴準時參加。

## 法律國貿

### 轉系考試

(本報訊)法律系定於二十三日假大仁四〇四舉行轉系考試，下午一時至三時考國文，三時十分至四時十分考英文，凡參加考試同學攜英文字典、學生證準時應考。

(本報訊)國貿系轉系考試定於本月廿四日上午十時十分至十二時，假大仁四〇一舉行筆試，十二時於大成三〇七口試，盼參加者携學生證準時應考。

## 電機系成果展覽

### 今在博物館舉行

(本報訊)電機系定於(廿一)日起至廿六日止，假華岡博物館舉行電機系研究成果展，展示內容包括五大項：

一、微電腦之研究及應用：包括電腦揮友、電腦算術、程式範例介紹及電腦研習營的迴響等。

二、專題研究：發表電機系四年級同學一年來專題研究的成果。

三、儀器展：介紹電機系現有設備，包

括示波器、波形產生器及機械手等儀器。四、電機系同學實作展：介紹電機系同學所做之電機實作原理及功用。

五、音響試驗會：於廿五日晚間六時，舉行以雷射應用於音響技術上之音響試驗會，將以一套最新型應用雷射技術之唱機及DAD雷射唱片，介紹各式音樂及簡述最新數位系統與傳統音響之別。

展出期間有專人介紹個人用電腦在科技、娛樂、商業、電腦揮友上之應用，並以圖表方式簡介家電電一般常識。展期前後配合電機系聯誼活動，有參觀大同電子廠及羽球賽等。

關山，標高三六六七公尺，是大大窟山以南的中央山脈最高峰，為七峻的老四，在百岳中名列第十三位，因山容和高度皆獨霸南台灣，故有「南台首嶽」之稱。

關山山頂呈南北走向的狹瘦形狀，南接南一段，其北連關山大斷崖而臨南二段，西北的庫哈諾辛支脈，為南橫公路登關山的捷徑，此三條險脈即為此次會師活動的三路路線。

## 南一段

活動日期：七十二年二月四日（二月十日）

中央山脈南一段，聽說是日出最美，冬日天氣最佳之處，為了能一睹她的面貌，願不得二日四日的預官考試而參加了關山會師南一段的活動，而其結果卻是始料未及的。

二月四日，當預官考試的最後一聲鐘響時，我已踏著紅磚的人行道往家奔去，吃過晚飯、打點好背包，窗外卻下著大雨，但我沒有遲疑，在預定時間到了車站，與另三位伙伴會面搭夜十一時四十五分的平快下高雄，車廂內擁擠不堪，四人均無座位，於是以前山人的特長，或鑽到椅子下，或倚車門，紛紛尋夢去了。

二月五日，車進高雄站，天已大亮，擠進一輛計程車直駛六龜，會合了其餘六名伙伴後上節子打了一頓牙祭，中午搭上怒吼的柴車蹦蹦跳跳的往山裏去，過了一個村落又一個村落，繞了一個彎又一個彎，在骨頭快要震散之時到了路的盡頭——五林班，整理行裝後即踏上征程，一路順著林道急行，路況不差，但雲霧漸低，約六時抵石山工作站，天已全黑，沒有等著歸人的燈火，僅有一幢小木屋座落在夜色中，這將是我們今夜的家。

# 雨霧中的過客

## 關山三路會師

華岡登山社



擠進一頂四人帳渡夜，唉！難忘的一夜。

二月七日，天亮了，雨仍不停，又是冷鋒要過境。為了安全起見，領隊下令「背進」，迅速拔營飛奔下山，一路馬不停蹄，一時半返抵石山工作站，換下濕透的衣服便烤起火來以趨除寒意。晚上清理糧食後發現存糧甚多，於是舉行火鍋大會，阿祥亦取出珍藏許久的竹葉青來共襄盛舉，每個人都撐得飽飽的鑽進睡袋。

二月八日，凌晨三點，突然被隔壁的助教叫醒，據說有人向他手電筒！折騰了一番才又睡去，醒來時已日上三竿了，本擬今日下山回家，但大夥流連不捨，於是決定再休兵一天，正巧今日天色較為開朗，相機紛紛出籠以獵取難得的鏡頭，但下午又雲雨四合，驟在屋內還是大唱「天涯我獨行」。

二月九日，在山上盤桓了多日，終於還是要回去。屋裏清掃乾淨後速向歸程，十時四十五分抵五四工寮，偌大的工寮不見人影，連日的陰雨大概都回家過年了吧。在此發現不少蘭花，有興趣的伙伴皆帶了不少回去；續前行，十四時抵藤枝，正好搭上高雄客運的車子直放六龜，十六時在六龜下解散令，幾位北上的伙伴晚上還到六合夜市溜了一圈，才搭上夜十一時北上的對號快車。車廂內空蕩蕩的，紛紛找地方安眠去，抵台北時已是十日晨六時矣。

## 南二段縱走



本校華岡登山社在寒假舉行的關山三路會師活動——南橫三山線、南一段線、南二段線。其中南二段線一行八人於今年元月卅日至一月八日攀登南大窟山（三七二四公尺）、達芬尖山（三三二二公尺）、塔芬山（三〇三八公尺）、轆轤東峯（三二四〇公尺）、轆轤山（三二七七公尺）、南雙頭山（三三三三公尺）。



南二段線之「之」字形的陡上坡，汗流浹背，眼花！九時十分抵父子斷崖，一條平穩的山腰古道呈現眼前；遙望正前方金三角狀的八

通關山仍是那麼遠不可及，想到要趕著去會師，就有無限壓力在心頭。十時卅分，抵氣勢磅礴的雲龍瀑布，原地午餐。十二時開拔，古道不再是碎石裸岩，兩旁取而代之是茂密的茅草樹林。一個爬坡後，樂樂小屋就在眼前，四周散佈著垃圾，真讓人無限感慨！一個轉彎抵乙女瀑布邊，啜一口清泉，舒暢在心頭。爾後路邊岩壁上無數泉水或涓滴或急湧而下，古道頓成泥濘，只好邊走邊找踏足點，跳躍在水汽草香激盪的空間裏。十五時卅分，好不容易到達中繼站，十九時終於到達觀高，空曠的鞍部，夥伴早已到達多時，月兒已西斜多時，相顧而笑：明天醒來必會日上三竿！

二月一日

七時起牀，太陽早已灑下一片金黃，大地景色瑰麗異常；東邊馬博拉斯山和秀姑巒山斑斑的殘雪在背陽面顯得非常搶眼，白雪皚皚的玉山北峯和北峯屏障西邊；起伏的山勢一向是山友相敬下的寵兒，只聽「咔嚓、咔嚓」之聲此起彼落。眷戀的步伐拖至十時才開拔；迎著清風走向八通關，陸陸續續走過幾處坳方，路徑非常不好走。五十分抵八通關大斷崖，雜沓的脚步聲隨著「丁」前進的隊伍迴響在空寂的古道上！

十一時卅分抵八通關，除避難小屋無恙外，周遭一、二公里以內全成焦黃一片，昔日隨風搖曳碧綠的草坡已被火苗摧殘殆盡，連挺翠的松林亦難逃此劫！目觀此景，心中不由感傷：是誰如此粗心破壞大自然的容光？十三時十分，八通關登山口，附近鄉有許多路標，兩旁茅草高與人齊，掩蔽道路，腳下有踏空的感覺。四十五分抵巴奈依克小屋，屋邊垃圾又增加不少，往前再走幾百公尺遇叉路，擇右，下溪谷往杜鵑營地；路面十分陡峭，不過數十分鐘即至溪谷，隨即上陡坡；極端的上下坡，累的大夥氣喘吁吁、香汗淋漓。

十五時四十分又遇叉路，左邊可至中央金礦，取右小徑直上小稜線，紮營於杜鵑營地，阿贊、奉錫、常怡、敬厚四人於前水晶瀑布取水。望著西邊詭異多變的雲層，加上耳邊愈益增強的風聲，心感不祥，天氣或將要變壞了。

二月二日

早晨起來，南邊塔芬尖山已罩在陰晦烏雲中，而此烏雲正快速流動著，心中愈感不安。

一月卅日

台中干城車站熙攘人潮中，八名「盛裝」的伙伴原本鬱悶的心情，隨著太陽的歡顏而面展笑容，深信這將是美好行程的預兆。十四時四十五分，搭在上水里的班車。

到達水里，一方面補給欠缺的物品，一方面連絡柴車，然司機卻告以那大林道坳方；束手無策之際，巧遇輔大山友告知林道勉強還可通行，隨急再找另一名司機，約定第二天上山，至此方如釋重擔。

一月卅一日

凌晨三時起床。四時塔上柴車，懷揣中通過了信義檢查哨，車子便轉入郡大林道，此後路面高低不平，顛簸不堪，不久遇一坳方駛不過去，焦慮之時，水箱又破了，只好費盡力氣把車子倒推開回哨站加水直駛東埔。解決早餐後，重裝二度踏上東埔吊橋，重拾一年前八通關古道的老路段真是萬般無奈。

二月一日

七時起牀，太陽早已灑下一片金黃，大地景色瑰麗異常；東邊馬博拉斯山和秀姑巒山斑斑的殘雪在背陽面顯得非常搶眼，白雪皚皚的玉山北峯和北峯屏障西邊；起伏的山勢一向是山友相敬下的寵兒，只聽「咔嚓、咔嚓」之聲此起彼落。眷戀的步伐拖至十時才開拔；迎著清風走向八通關，陸陸續續走過幾處坳方，路徑非常不好走。五十分抵八通關大斷崖，雜沓的脚步聲隨著「丁」前進的隊伍迴響在空寂的古道上！

十一時卅分抵八通關，除避難小屋無恙外，周遭一、二公里以內全成焦黃一片，昔日隨風搖曳碧綠的草坡已被火苗摧殘殆盡，連挺翠的松林亦難逃此劫！目觀此景，心中不由感傷：是誰如此粗心破壞大自然的容光？十三時十分，八通關登山口，附近鄉有許多路標，兩旁茅草高與人齊，掩蔽道路，腳下有踏空的感覺。四十五分抵巴奈依克小屋，屋邊垃圾又增加不少，往前再走幾百公尺遇叉路，擇右，下溪谷往杜鵑營地；路面十分陡峭，不過數十分鐘即至溪谷，隨即上陡坡；極端的上下坡，累的大夥氣喘吁吁、香汗淋漓。

十五時四十分又遇叉路，左邊可至中央金礦，取右小徑直上小稜線，紮營於杜鵑營地，阿贊、奉錫、常怡、敬厚四人於前水晶瀑布取水。望著西邊詭異多變的雲層，加上耳邊愈益增強的風聲，心感不祥，天氣或將要變壞了。

二月二日

早晨起來，南邊塔芬尖山已罩在陰晦烏雲中，而此烏雲正快速流動著，心中愈感不安。

七時三十分整隊出發，沿著山腰轉個彎到連水瀑布。八時至叉路，取往大水窟的左徑；低矮的香青叢盤旋在古道，阻礙行進速度。八時十分抵南營地，敬厚已到達多時；兩人倚日據時殘廢的警備駐所休息片刻。愈接近後線風勢愈強，有時只能原地不動無法前進，九時十五分抵大水窟山屋，近在咫尺的大水窟已結一層薄冰；大水窟，大水「哭」，莫非池裏的水盡是山友的淚水？正前方頂部積雪的山脈，左是秀姑巒山，右則是赫赫有名的馬博拉斯山，一連串的駒盆山竊則接連在後消逝於天際，一柱擎天的大水窟就矗立在左前方，全由岩石堆砌而成，看起來真有點高不可攀！十一時至一標高三四〇〇公尺的山頭，始以為就是南大水窟山，然於風霧中隱約望見前面亦有一不矮的山頭，繼續前進；至鞍部時，風勢增強，雨絲紛飛形成濃濃的霧，不僅攪混判斷阻礙前進，悍勁的風也吹落夥伴的背包。十一時卅分抵真正的南大水窟山，茫茫中不知周遭景物為何，午餐在路旁解決，此時居然下起冰霰來！叮叮咚咚，彷彿回到童年夢幻裏的世界。雨絲中，個個低頭爬坡，但見隊友的登山鞋在眼前無意識的晃動；好不容易上了陡坡，卻又立刻接著另一個！如此上下下的陡坡真令人吃不消！匆匆前進往尖山。十六時抵尖山前避難小屋，先到達的夥伴已在準備晚餐。突然屋頂的鐵皮萬馬奔騰般聲響大作！眾人驚訝之餘紛紛探頭外看，才知是陣雨夾帶著冰霰所致。夜裏風勢非常強烈，山屋搖晃的相當厲害，鐵皮嘎嘎吵人，大夥都從夢中驚醒，深恐整個山屋被風刮跑！

二月三日

九時卅分，整個隊伍置身於漂亮的金黃草坡地上。四十七分，攀登三尖老公！達芬尖山。晴空萬里，視野無遠弗屆！北邊整片森林涵蓋的「綠三角」是八通關山，西南披著金耀草坡的是塔芬山，西南方位東西並排的藍綠兩座分別是轉轆東峯和主峯，再遠些沒入雲霄的則是雲峯東峯、中峯及主峯，西北邊玉山山列：北北峯、北峯、東峯、主峯與互於最南的閉鎖曲線峯。顆顆都是銀妝粉白，再從閉鎖曲線向東又有三支稜，夥伴紛紛議論何為鹿山則莫一是衷。東南方突兀於雲海宛如孤島的則是相當有名的新康山，雄渾山勢別緻一格，有「東海一朝」之稱！是最遙遠亦最難攻的一顆百岳。重裝前進，十一時遇大窪地，可供四頂四人帳之廣，中

有兩水池，高度計測得二八六〇公尺高。四十分餐畢出發，沿路急下坡，十二時抵二六四〇鞍部，西南鞍部地處谷地風勢稍大而作罷，然此處草地柔軟舒適，頗為誘人；先到的夥伴躺在草上等候後來的人，至全體到達，再成密集隊形出發。朝著塔芬山北的大草原前進，十四時全體攻頂只花了十分鐘，此時自又是「騷包」時間，每個輪番在相機賣弄了一番。風大，能見度低。一行人匆匆下山，朝塔芬山急行，順著山腰繞出樹林抵達池畔，提早晚餐，當晚，就在軟綿綿的鋪地上進入夢鄉。

二月四日

走出帳外便墜入五里霧裏，迷蒙的松影忽隱忽現，空氣冷寂的令人發毛。茫茫中揮別塔芬池，朝轉轆山前進；路跡狹窄且有松杉幼株長於其間，行走頗不順暢。九時二十分抵二九一〇鞍部，四十分進入箭竹叢，路跡甚不明顯，花段時間才找出，但仍在箭竹林裏打轉。在三〇二六山頭短暫休息，繼續上坡，不久後便踩在瘦稜上。稜線上冷風襲臉，凍得大夥不敢久留。十三時抵三二〇〇公尺休息，抬頭一看，僅比此山高約一、二百公尺的雲被風吹積成乳狀雲塊，向東飄逝，蔚為奇觀。再繼續前進，路途已有積雪，轉轆東峯及主峯北面樹林已掛上銀亮的白雪，然冷凜的西北風卻叫人步伐不敢怠慢，十四時輕裝上東峯，準備向主峯前進；由於雨

於雨霧實在太濃而導至錯誤判決，以為由主峯可下至路徑，結果白背只得又重裝再爬上來。疲憊襲集，十六時卅分，在森林邊鞍部紮營，雨勢不停，大夥兒只能躲在炊事帳下靠著僅有的雨水袋養食，不亦寒哉？

仍是濃霧夾著毛毛细雨，心中著實不舒服，而昨夜狂風，又把炊事帳和擺在帳外的東西吹得亂七八糟！篷帳淋了雨收時重了不少，未吃早餐，十時卅分始向南推進。個個有氣無力，十一時抵南峯前鞍部。濃雨霧，不懷好意襲來，草坡上的路跡找了好一會兒才在西南方看到指標，循著路跡上下前進，漸漸地上積有大片殘雪，路面更顯得泥濘不堪。十三時十五分抵二九四〇鞍部，可供紮營，然缺水。十五時抵標高三二〇〇公尺的營地，威信可能為北鞍營地，仍非理想之地。三十分抵標高三〇八〇的營地，也不理想，但因前進的路況不明朗所以決定紮營在此；但認為此為南鞍營地，但高度計上的高度和地圖所標示的又差近百公尺，不知高度是否有問題？

二月五日

經過一天的風吹雨打，夥伴們的衣物全都濕透，行進一停下來，冷風一灌，便凍得直發抖，趕忙換上乾衣服，或是用「體熱烘乾法」藉體溫使衣服慢慢陰乾。冰霰雨水不斷的下，不僅外帳快承受不了，內帳也有積水的傾向，除了加強工事，別無他法。帶著無奈憂戚的心情鑽入睡袋裏。

二月六日 休息一天

熟睡中忽覺有冰冷東西緊貼面頰，睜眼一看，竟是外帳積水壓迫內帳，差點將帳篷壓垮！大夥雖想儘快拔營，無奈寒風透骨，凍得都成了慢中郎。九時出發，踏著殘雪前進。十時抵南雙頭前鞍部，十一時四十分抵三三三三公尺南雙頭山；疾風一照顧一下的山頭凍的大家拍照的意念也沒，就著急的趕下山，偶而太陽驚鴻一瞥，照得盛滿了冰水的草坡頓時亮麗起來，無情的風使我們不停的踉蹌，一路下來，個個一付狼狽像！拉庫音溪嶺寮，空有遺跡，連支柱都倒了，只得在狹窄的路面勉強搭了兩頂帳篷。濕的帳篷，濕的睡袋，衣服更是早已濕透。外面又下著陣雨，裏面又在積水，啊，這真是難捱的長夜！

二月七日

休息一天

二月八日

重新穿上濕襪子，腳底一陣涼意侵襲全身

二月九日

十時三十分候車不至，聽說台東方面路基坍方了，所以一夥人就浩浩蕩蕩漫步南橫道上，左邊山谷和群山全為雲霧籠罩，不得一窺究竟。半路遇此次關山三路會師總協調洪東銘，十二時五十分到噶口警察局，三山隊員黃健恒已煮好熱湯歡迎我們，整個下午便在噶鬧中渡過。

二月十日

八時五十七分告別噶口，不久即過溪頭山登山口，九時二十分抵坍塌已久的大關山隧道，工程單位正積極搶救中，趕緊通過前面坍塌處，大夥成一路縱隊投入黑暗深處，一排光點伴和響亮的踏步聲，氣氛是十分的肅穆。過了大關山隧道，左邊是往關山嶺山的登山步道，巧遇兩名修路工人告知育任社長和幾名幹部一早便出發上關山，準備和南一段會面。一連幾天的惡劣天氣，誰也不敢預測南一段的行程是否順利？時時下三分到塔關山登山口，無心戀戰，便順著下坡路邊下去。十一時五十分抵進橋，清澈溪水邊是往庫哈諾辛和關山的步徑，附近平坦處可供紮營，小橋、流水、老松、白霧的意境是極引人入勝！走了幾分鐘便遇到出來散步的三山女伙伴，大家走得更起勁，十二時四十分抵天池工作站，歡呼聲中結束南二段行程。剩下的，只有靜待南一段佳音。

渡溪翻過一小山坡再度渡溪，已經暖和的腳丫又是一陣冰涼！一坡坡的肥界在彌補昨日下降的六百餘公尺。稜線上仍是雨霧大作，交雜著大風雪，手脚均已凍僵，強風的冷感真令人受不了，稍為怠慢便不見隊友踪跡，滿腦子所想的只是：「一起！一起！一起！」三又點後已逐漸下坡，惱人的風聲遠離而去，十一時四十五分抵十字路口，右邊向西是攻三叉山的捷徑，左邊東南向是往嘉明湖（蛋形池），兩者皆為嚮往之處，可惜時間緊迫，只得匆匆而過。十二時三十五分過另一往嘉明湖又點。爾後經過一處大火燒過的枯樹林，在其旁則是新的人工林，路徑成「之」字形在林間向下急降。十六時三十分抵最後溪谷，清涼的溪水帶走一日的疲憊。翻過小山坡看見曲折蜿蜒的南橫公路就在下方，大夥一陣歡呼順著明顯路徑向下切，十七時十分抵一碎石坡，繞著山腰繼續往向陽站移動，十八時十五分抵向陽站的一工寮，便在此借宿。



△南二段隊員塔芬山登山頂合影

下接第四版

# 南橫三山隊

二月五日

早上七點台北火車站集合，隨後乘上往台東的莒光號，全隊二十個人和裝備幾乎擠滿了半截車廂，歌聲和談笑聲充滿了整個車廂，使火車的脚步顯得輕盈多了。

十四點卅分，到達關山站，安頓好後到鎮上補買米糧，同時也為南二段買補給品，張永銘和丁志茵二位「老山胞」也在傍晚時報到，全隊二十二個人此時全部到齊。

二月六日

從關山到亞口的客運，車子在群山中盤旋而行，南橫各山美景盡收眼底。十二點十五分到達向陽（開始下起小雨來）下車後，我和育任走到亞口隧道口察看，聽說洞口又坍了，一路上，層層疊起的板岩嶙峋著，山壁褶曲得很厲害，連日的風雨，沖刷得石滿地（怪不的一路上看到的健行隊員，都戴上了黃膠盔），十三點到達南橫公路最高點：標高二七一九公尺的亞口。上面山壁不時的剝落，少有的植物附生，隧道口前的亭子地基也崩裂，隨時都有落崖的危險。

下午的風雨更大，三頂六人帳的營柱彎曲得很利害，故轉移到向陽派出所後面避風雨。

當晚幹部們做了一次會議，會中對今後幾天做了不很樂觀的預測。隊長交代一些事情後，各隊也就帶開就寢了。

二月七日

一早起來，吹的是不穩定的西南風，從谷底升起的雲霧，騰龍飛鳳般的飄上峯頂。隊長認為中午後天氣會轉壞，決定放棄今天的向陽山攻頂計劃，直接沿南橫公路趕到亞口山莊。九點三十分出發，原先預定今天要和南二段在亞口山莊會合，但依這幾天天氣看來，成功的希望不大。全部隊員在十一點半陸續來到了亞口山莊，本來以為今晚可以好好的休息，再不用揮著搖搖欲墜的營帳，在風雨中和浸入的雨水搏鬥著。沒想到救國團亞口山莊也不肯讓我們打地鋪。

後來我們找到派出所後頭的院子裡，與局裡的警員商量過便開始整理營地。

夜深了！南二段仍然沒到，隊長再次召開幹部非常會議，決定明天留健恒和東東在局裡，而由其中一人回關山鎮與台北留守人員連絡，以知道南二段和南一段的消息。

二月八日

今天大夥兒起得特別早，早上的飯是用雨水煮成的，今天會有冷風過境。天亮後，有點放晴，隊員們趕著到外頭照相，個個搔首弄姿的，幾天來的倦態一掃而空，嬉笑聲迴繞著整個山谷。看見隊員們個個精神充沛的樣子，隊長決定無論如何今天要把「關山嶺山」攻下來，大夥兒獲知後，高興得呼喊跳躍著。和昨天一樣，今早吹著仍是不穩定的西南風，谷底的大雲如丹爐裡的煙沸騰著，南橫公路像一條盤旋在群山中的大黃蛇，映著那從雲霧中慢慢升起的旭日。

九點二十五分隊伍開始出發，到達陰道口，天氣又開始變壞，山頭上的霧一直罩了下來，風刮得呼呼作響，每人打開自己的手電筒，一男一女交錯著成一縱隊通過陰道，嚴禁大聲喧嘩，以免隧道繼續崩塌造成意外，五分鐘後全體隊員安全的走出這個漫長的「大關山隧道」。隧道出口的左方便是往「關山嶺山」的登山口，大夥兒裝攻頂，從登山口以上呈七、八十度的大陡坡，有一大段是由風化後的板岩所構成的碎石坡，在大風雨中更是步步為艱。一字拉開的大隊伍，有如牛步般的前進著，山霧一直很濃，能见度大約十公尺左右，一路上箭竹林、碎石、泥漿和木斷壁，加上在暴風雨中，凍僵而顯得活不靈活的身軀，真是險狀頻頻，當我們通過最後的一片石壁踏上了關山嶺山的三角點，這在資料上寫著只需花四十五分鐘的山徑，卻足足花了我們一個半小時！大夥兒戰抖著全濕的身子，在三角點上拍下了歷史上的那一刻，十二點二十分開始往山下移動，連滑帶滾的一路衝了下來；東東和健恒半路上走上前隊長告訴他們的小路，以便越過隧道口，趕著搭二點半從亞口往關山鎮的客運。

二月十日

天還沒亮，我和輝輝並肩，依著山壁踏上往班房的路，一步一步的更加急促，約莫六點鐘來到班房，班房外的帳篷是空的，但不知東東和健恒在不在班房內？然而當育任來開門的時候，我們發覺一切都變得惘然了。他們倆竟是空等了一天，吃過早餐後，往天池出發，一小時後到達了天池林務局。隨後召開隊員大會，因為今天是預定在關山會館的日子，我們把隊員分成三小組，第一組以體力差的隊員為主，在天池和進溪橋間郊遊。第二組由永銘帶隊從進溪橋攻庫哈諾辛小屋。第三組由育任、我和培民直接攻到關山，會南一段人員（我們隨身帶著繩索和冰斧等雪地裝備，以助南一段人員通過三五〇〇峯後的那一段冰壁）。

因為能见度低，當隊伍經過亞口陡坡上時，走錯又路，故又往回走，十五分鐘後，全體隊員抵達陰道，迅速把濕透的衣服換下來，開始吃著難以下嚥的冷凍午餐。不久，東東和健恒突然回來，原來他們在能见度極差的狀況下走又路，在箭竹林裡遊了半個多小時的冰（箭竹林葉上滿是雨水）！東東的右手小指指凍壞了，女隊員們知道這消息後，頓時發出了一陣驚歎和憐憫聲，害得東東一時感動得痛哭流涕。

隊伍在二點五十分繼續往「進溪橋」推進，風雨更加猛烈，五點二十分到達槍谷道班房，決定晚上在此住下，住站的兩位山胞非常友善，我們幾乎霸佔整個班房，另外在屋外搭了兩頂帳篷來補充床位的不足，直到我們睡著了，雨還未停。

二月十一日

五時十五分搜索第一組出發，傾盆大雨中，打開所有的手電筒，一個跟一個的依著山壁往進溪橋邊的山口走去，七點三十分到達庫哈諾辛小屋，小屋的四週滿地是冰雹，稍稍一住腳，又繼續往關山的路趕著。

緊接著萬丈深淵的稜線上，一路上加快著脚步。沒想到上了稜線後，雪反隨著高度一層層增厚，不久濕透的手開始刺痛起來。九點到達三五〇〇峯小屋前的那一段大碎石坡，五分鐘後到達三五〇〇小屋，小屋四週的大草原上，完全是一片銀白色世界，可是我們又再一次的失望，小屋裡一點也沒有任何南一段的踪跡。

由於體力的關係，奉錫和健恒決定待在小屋，而由我、敬厚、清贊續往前推進，九點四十七分我們來到了冰壁，十點十二分我們離開了冰壁，二十分鐘後回到了三五〇〇小屋與奉錫和健恒會合。

十一點四十分回到庫哈諾辛小屋，搜索二組已經在屋內等候，看到我們安全歸來，高興得合不攏嘴。十一點四十分整裝下山。

這些天來雖然受盡了艱辛，但滿車上高唱著山歌，與緻還是三那麼的高昂。

三點在梅山村遇到隊誤點的遊覽車，並且員和台北留守人員再次於取得連絡，得知南一段早已撤退了。這消息真令人鬆了一口氣。

這次會師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對於恆心毅力和勇氣的培養，以及情感的交流却都是成功的，畢竟我們都是「活過來的人」。



△這些天來雖然受盡了艱辛，但滿車上高唱著山歌，與緻還是三那麼的高昂。

三點在梅山村遇到隊誤點的遊覽車，並且員和台北留守人員再次於取得連絡，得知南一段早已撤退了。這消息真令人鬆了一口氣。

這次會師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對於恆心毅力和勇氣的培養，以及情感的交流却都是成功的，畢竟我們都是「活過來的人」。

第三組首先於十點出發，二十五分在通過武雄橋的路上，朦朧的看見遠方迷霧中，一個黃色高健的影子，踏著急促而穩健的脚步迎面而來，幾乎同時喊著「健恒！」，我們瘋狂般的圍著他，高聲呼喊著；據他說，南二段人員已安全到達亞口警察局，不久後，東東也趕到，大家更是歡喜若狂。

第三組和南二段人員，相繼在十二點左右到達庫哈諾辛小屋，小屋裡一片泥濘，而架子上卻堆滿著左右留下的糧食和燃料。因為能见度太小且又刮著強風，總協調阻止第三組關山之行，在小屋內等南二段，並每隔二十分鐘到屋外放冲天炮和吹連槍哨聲。三點二十分，我們開始往山下移動，一路上連衝帶滾的回到了天池林務局，二段人員已經到達了林務局，大家有如隔世般的擁抱著，那種激動真是難以形容的。

晚飯後，社長召集所有幹部針對著南一段的問題舉行會議，最後決定組一救援隊，在明天一早上山做最後探索工作。